

尼采读本

EIN NIETZSCHE-LESEBUCH

Friedrich Nietzsche

〔德〕尼采著
周国平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采读本/ (德) 尼采 (Nietzsche, F.) 著; 周国平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3

ISBN 978 - 7 - 5063 - 6295 - 5

I. ①尼… II. ①尼…②周… III. ①尼采, F. W. (1844 ~ 1900)
- 哲学思想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4873 号

尼采读本

作 者: (德) 尼 采

译 者: 周国平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56 千

印张: 18.25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95 - 5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 一 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 1
- 二 日神和酒神 2
- 三 用日神艺术美化生存的必要 7
- 四 抒情诗人的“自我”立足于世界本体 11
- 五 希腊悲剧从歌队中诞生 15
- 六 科学与艺术的对立 19
- 七 科学文化在现代的泛滥 22
- 八 哲学与个性 26
- 九 希腊人与哲学 28
- 十 哲学与文化 33
- 十一 为永恒的生成辩护 36
- 十二 世界是自娱的游戏 39
- 十三 哲学家的骄傲和孤独 42
- 十四 我期待这样的读者 44
- 十五 教育上的两种错误倾向 46
- 十六 教育从严格的语言训练开始 49
- 十七 教育机构与生计机构的对立 51
- 十八 衡量大学教育的三个尺度 53
- 十九 成为你自己 56
- 二十 为自己写作 60
- 二十一 非凡之人必定孤独 62
- 二十二 哲学的使命是解释生命的意义 65

目录
contents

二十三	哲学家与时代的紧张关系	68
二十四	现代的世俗化潮流	70
二十五	自然产生人类的用意	74
二十六	文化的目标是天才的产生	77
二十七	对学者的解剖	80
二十八	让哲学家们自发地生长	85
二十九	历史和哲学的改革力量	92
三十	语言到处都生病了	95
三十一	现代艺术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97
三十二	论灵感和天才	102
三十三	论女人	108
三十四	论性别和爱情	111
三十五	论婚姻	113
三十六	婚姻不宜于自由思想家	116
三十七	父母的愚蠢和童年的悲剧	119
三十八	疯狂在道德史上的意义	121
三十九	论自我和同情	123
四十	苦难者的认识	126
四十一	健康与哲学的关系	128
四十二	从痛苦中分娩思想	130
四十三	从深刻回归肤浅	132
四十四	我们对艺术的最后感谢	134

目录
contents

- 四十五 闲暇与优游 135
- 四十六 我们的快乐有何含义 137
- 四十七 在何种程度上我们也是虔诚的 139
- 四十八 玩世不恭者的话 142
- 四十九 什么是浪漫主义 144
- 五十 “科学”之为偏见 147
- 五十一 超人和末人 149
- 五十二 创造者之路 158
- 五十三 老妇和少妇 161
- 五十四 高超的人 164
- 五十五 纯洁的知识 167
- 五十六 诗人 170
- 五十七 哲学中的教条主义 173
- 五十八 论哲学家的偏见 175
- 五十九 自由灵魂 178
- 六十 没有信仰的现代人 181
- 六十一 格言和插曲 183
- 六十二 评妇女解放 186
- 六十三 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189
- 六十四 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 192
- 六十五 瓦格纳和颓废艺术 194
- 六十六 探听偶像的底细 196

目录
contents

六十七	格言与箭	197
六十八	作为反自然的道德	199
六十九	德国人缺少什么	204
七十	学习看、想和写	209
七十一	论美和艺术	211
七十二	现代性和现代思潮批判	217
七十三	医生的道德	221
七十四	我的天才观	223
七十五	罪犯及其近亲	225
七十六	论歌德	227
七十七	酒神精神	229
七十八	谁是我的合格读者	232
七十九	人的类型和价值	233
八十	佛教和基督教的比较	236
八十一	信仰心理学	240
八十二	千万不要把我错认了	245
八十三	我为何如此智慧	249
八十四	我为何如此聪明	259
附录	尼采小传	269

一 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

鉴于我们审美公众的特殊品性，集中在这部著作中的思想有可能引起种种怀疑、不安和误解。为了避开这一切，也为了能够带着同样的沉思的幸福来写作这部著作的前言（这幸福作为美好崇高时刻的印记铭刻在每一页上），我栩栩如生地揣想着您，我的尊敬的朋友，收到这部著作时的情景。也许是在一次傍晚的雪中散步之后，您谛视着扉页上的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读着我的名字，立刻就相信了：无论这本书写些什么，作者必定是要说些严肃而感人的事情；还有，他把他所想的一切，都像是面对面地对您倾谈，而且只能把适于当面倾谈的东西记了下来。您这时还会记起，正是在您关于贝多芬的光辉的纪念文章问世之时，也就是在刚刚爆发的战争的惊恐庄严气氛中，我全神贯注于这些思想。有人如果由这种全神贯注而想到爱国主义的激动与审美的奢侈、勇敢的严肃与快活的游戏的对立，这样的人当然会发生误解。但愿他们在认真阅读这部著作时惊讶地发现，我们是在讨论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我们恰好合理地把这种问题看做德国希望的中心，看做旋涡和转折点。然而，在他们看来，这样严肃地看待一个美学问题，也许是根本不成体统的，因为他们认为，艺术不过是一种娱乐的闲事，一种系于“生命之严肃”的可有可无的闹铃。好像没有人知道，同这种“生命之严肃”形成如此对照的东西本身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些严肃的人来说可作教训的是：我确信有一位男子明白，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我要在这里把这部著作奉献给这位男子，奉献给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我的这位高贵的先驱者。

（《悲剧的诞生》致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

二 日神和酒神

只要我们不单从逻辑推理出发，而且从直观的直接可靠性出发，来了解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和酒神**^①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的，我们就会使审美科学大有收益。这酷似生育有赖于性的二元性，其中有着连续不断的斗争和只是间发性的和解。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借用这些名称，他们尽管并非用概念，而是用他们的神话世界的鲜明形象，使得有理解力的人能够听见他们的艺术直观的意味深长的秘训。我们的认识是同他们的两位艺术神日神和酒神相联系的。在希腊世界里，按照根源和目标来说，在日神的造型艺术和酒神的非造型的音乐艺术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对立。两种如此不同的本能彼此共生并存，多半又彼此公开分离，相互不断地激发更有力的新生，以求在这新生中永远保持着对立面的斗争，“艺术”这一通用术语仅仅在表面上调和这种斗争罢了。直到最后，由于希腊“意志”的一个形而上的奇迹行为，它们才彼此结合起来，而通过这种结合，终于产生了阿提卡^②悲剧这种既是酒神的又是日神的艺术作品。

为了使我们的更切近地认识这两种本能，让我们首先把它们想象成**梦和醉**两个分开的艺术世界。在这些生理现象之间可以看到一种相应的对立，正如在日神因素和酒神因素之间一样。按照卢克莱修^③的见解，壮丽的神的形象首先是在梦中向人类的心灵显现，伟大的雕刻家是在梦中看见超人灵

① 日神即阿波罗（Apollo），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诗歌等。酒神即狄俄尼索斯（Dionysus），有关的崇拜从色雷斯传入希腊，在希腊神话中为葡萄树和葡萄酒之神。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借用这两个神祇的名称象征两种不同的艺术冲动。

② 阿提卡（Attika）半岛，位于希腊中部，是雅典城邦的所在地。

③ 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公元前98—前55），古罗马诗人、哲学家。

物优美的四肢结构的。如果要探究诗歌创作的秘密，希腊诗人同样会提醒人们注意梦，如同汉斯·萨克斯^①在《名歌手》中那样教导说：

我的朋友，那正是诗人的使命，
留心并且解释他的梦。
相信我，人的最真实的幻想
是在梦中向他显相：
一切诗学和诗艺
全在于替梦释义。

每个人在创造梦境方面都是完全的艺术家，而梦境的美丽外观^②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前提，当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也是一大部分诗歌的前提。我们通过对形象的直接领会而获得享受，一切模型都向我们说话，没有什么不重要的、多余的东西。即使在梦的现实最活跃时，我们仍然对它的外观有朦胧的感觉。至少这是我的经验，我可以提供一些证据和诗人名句，以证明这种经验是常见的，甚至是合乎规律的。哲学家甚至于有这种预感：在我们生活和存在于其中的这个现实之下，也还隐藏着另一全然不同的东西，因此这现实同样是一个外观。叔本华^③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人间或把人们和万物当作纯粹幻影和梦像这种禀赋是哲学才能的标志。正如哲学家面向存在的现实一样，艺术上敏感的人面向梦的现实。他聚精会神于梦，因为他要根据梦的景象来解释生活的真义，他为了生活而演习梦的过程。他清楚地经验到的，绝非只有愉快亲切的景象，还有严肃、忧愁、悲怆、阴暗的景象，突然的压抑，命运的捉弄，焦虑的期待，简言之，生活的整

① 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94—1576），德国诗人、剧作家。

② Schein，在德语中兼有光和外观之意，所以尼采把它同作为光明之神的阿波罗相联系。译文中根据上下文采用相应的译法。

③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有强烈的悲观主义倾向，主要著作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写作《悲剧的诞生》时，尼采一方面深受他的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抗争中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

部“神曲”，连同“地狱篇”一起，都被招来从他身上通过，并非只像皮影戏——因为他就在这话剧中生活和苦恼——但也不免仍有那种昙花一现的对于外观的感觉。有些人也许记得，如同我那样，当梦中遭到危险和惊吓时，有时会鼓励自己，结果喊出声来：“这是一个梦！我要把它梦下去！”我听说，有些人曾经一连三四夜做同一个连贯的梦。事实清楚地证明，我们最内在的本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深层基础，带着深刻的喜悦和愉快的必要性，亲身经历着梦。

希腊人在他们的日神身上表达了这种经验梦的愉快的必要性。日神，作为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时是预言之神。按照其语源，他是“发光者”^①，是光明之神，也支配着内心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这更高的真理，与难以把握的日常现实相对立的这些状态的完美性，以及对在睡梦中起恢复和帮助作用的自然的深刻领悟，都既是预言能力的、一般而言又是艺术的象征性相似物，靠了它们，人生才成为可能并值得一过。然而，梦像所不可违背的那种柔和的轮廓——以免引起病理作用，否则，我们就会把外观误认作粗糙的现实——在日神的形象中同样不可缺少：适度的克制，免受强烈的刺激，造型之神的大智大慧的静穆。他的眼睛按照其来源必须是“炯如太阳”，即使当他愤激和怒视时，仍然保持着美丽光辉的尊严。在某种意义上，叔本华关于藏身在摩耶面纱下面的人所说的，也可适用于日神。《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册第416页写道：“喧腾的大海横无际涯，翻卷着咆哮的巨浪，舟子坐在船上，托身于一叶扁舟；同样地，孤独的人平静地置身于苦难世界之中，信赖个体化原理。”^②关于日神的确可以说，在他身上，对于这一原理的坚定信心，藏身其中者的平静安坐精神，得到了最庄严的表达，而日神本身理应被看做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的神圣形象，他的表情和目光向我们表明了“外观”的全部喜悦、智慧及其美丽。

在同一处，叔本华向我们描述了一种巨大的惊骇，当人突然困惑地面

① der “Scheinende”，也可译为“制造外观者”。

②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篇，第63节。参看中译本，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第1版，第483—484页。译文不同。

临现象的某种认识模型，届时充足理由律在其任何一种形态里看来都碰到了例外，这种惊骇就抓住了他。在这惊骇之外，如果我们再补充上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我们就瞥见了**酒神**的本质，把它比拟为**醉**乃是最贴切的。或者由于所有原始人群和民族的颂诗里都说到的那种麻醉饮料的威力，或者在春日熠熠照临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酒神的激情就苏醒了，随着这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还在德国的中世纪，受酒神的同一强力驱使，人们汇集成群，结成歌队，载歌载舞，巡游各地。在圣约翰节和圣维托斯节的歌舞者身上，我们重睹了古希腊酒神歌队及其在小亚细亚的前史，乃至巴比伦及其纵欲的萨凯亚节。有一些人，由于缺乏体验或感官迟钝，自满自得于自己的健康，嘲讽地或怜悯地避开这些现象，犹如避开一种“民间病”。这些可怜虫当然料想不到，当酒神歌队的炽热生活在他们身边沸腾之时，他们的“健康”会怎样地惨如尸色，恍如幽灵。

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大地自动地奉献她的贡品，危崖荒漠中的猛兽也驯良地前来。酒神的车辇满载着百卉花环，虎豹驾驭着这彩车行进。一个人若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颤栗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体会到酒神状态了。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摩耶的面纱好像已被撕裂，只剩下碎片在神秘的太一之前瑟缩飘零。人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飏。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就像此刻野兽开口说话、大地流出牛奶和蜂蜜一样，超自然的奇迹也在人身上出现：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居高临下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的变幻一样。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了艺术品：整个大自然的艺术能力，以太一的极乐满足为鹄的，在这里透过醉的颤栗显示出来了。人，这最贵重的粘土，最珍贵的大

理石，在这里被捏制和雕琢，而应和着酒神的宇宙艺术家的斧凿声，响起厄琉息斯秘仪^①上的呼喊：“苍生啊，你们肃然倒地了吗？宇宙啊，你感悟到那创造者了吗？”

（《悲剧的诞生》第一节）

^① 厄琉息斯（Eleusis）秘仪，古希腊农业庆节，始于雅典附近的厄琉息斯城，后传入雅典。

三 用日神艺术美化生存的必要

为了解日神文化，我们似乎必须一砖一石地把这巧妙的大厦拆除，直到我们看到它下面的地基。这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奥林匹斯**众神的壮丽形象，他们耸立在大厦的山墙上，描绘他们事迹的光彩照人的浮雕装饰着大厦的腰线。在这些浮雕之中，如果日神仅同众神像比肩而立，并不要求坐第一把交椅，我们是不会因此受到迷惑的。体现在日神身上的同一个冲动，归根到底分娩出了整个**奥林匹斯**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日神看做**奥林匹斯**之父。一个如此光辉的**奥林匹斯**诸神社会是因何种巨大需要产生的呢？

谁要是心怀另一种宗教走向**奥林匹斯**居民，竟想在他们身上寻找道德的高尚，圣洁，无肉体的空灵，悲天悯人的目光，他就必定怅然失望，立刻掉首而去。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使人想起苦行、修身和义务；这里只有一种丰满的乃至凯旋的生存向我们说话，在这个生存之中，一切存在物不论善恶都被尊崇为神，于是，静观者也许诧异地面对这生机盎然的景象，自问这些豪放的人服了什么灵丹妙药，才能如此享受人生，以致目光所到之处，**海伦**^①，他们固有存在的这个“飘浮于甜蜜官能”的理想形象，都在向着他们嫣然微笑。然而，我们要朝这位掉首离去的静观者喊道：“别走，先听听希腊民间智慧对这个以妙不可言的快乐向你展示的生命说了些什么。”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弥达斯**^②国王在树林里久久地寻猎酒神的伴

① **海伦**（**Helena**），荷马史诗中的著名美女，**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妻子，居住在**斯巴达**。**帕里斯**（**Paris**）把她劫到**特洛亚**，希腊各地英雄因此发动对**特洛亚**的远征。

② **弥达斯**（**Midas**）国王，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国王，以巨富著称，传说他释放了捕获的**西勒诺斯**，把他交给酒神，酒神许以点金术。

护，聪明的西勒诺斯^①，却没有寻到。当他终于落到国王手中时，国王问道：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这精灵木然呆立，一声不吭。直到最后，在国王强逼下，他突然发出刺耳的笑声，说道：“可怜的浮生呵，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好的东西——立刻就死。”

奥林匹斯的众神世界怎样对待这民间智慧呢？一如临刑的殉道者怀着狂喜的幻觉面对自己的苦难。

现在奥林匹斯魔山似乎向我们开放了，为我们显示了它的根源。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在它前面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辉梦境之诞生。对于提坦诸神^②自然暴力的极大疑惧，冷酷凌驾于一切知识的命数，折磨着人类伟大朋友普罗米修斯^③的兀鹰，智慧的俄狄浦斯^④的可怕命运，驱使俄瑞斯忒斯弑母的阿特柔斯家族的历史灾难^⑤，总之，林神的全部哲学及其诱使忧郁的伊特鲁利亚人^⑥走向毁灭的神秘事例——这一切被希腊人用奥林匹斯艺术中间世界不断地重新加以克服，至少加以掩盖，从眼前移开了。为了能够活下去，希腊人出于至深的必要不得不创造这些神。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设想这一过程：从原始

① 西勒诺斯 (Selenus)，希腊神话中的精灵，酒神的养育者和教师。

② 提坦诸神 (Titans)，希腊神话中天神和地神所生的六儿六女，与宙斯争夺统治权而为所败，象征大自然的原始暴力。

③ 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提坦神之一，在神话中作为人类的保护者出现。给人类盗来火种，宙斯为此下令把他锁在高加索的悬崖上，用矛刺穿胸脯，派一只大鹰每天早晨飞来啄食他的肝脏，夜晚又让他的肝脏愈合，以此来折磨他。

④ 俄狄浦斯 (Oedipus)，忒拜的英雄，德尔斐神示所预言他将弑父娶母，他竭力逃脱这一命运，但预言终于应验。为此他把自己的眼睛弄瞎，最后死在雅典的郊区科罗诺斯。

⑤ 俄瑞斯忒斯 (Orestes)，阿耳戈斯传说中的英雄，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阿伽门农被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情夫埃癸斯托斯谋杀，他为报父仇而把母亲杀死。阿特柔斯 (Atreus)，阿伽门农的父亲，俄瑞斯忒斯的祖父，迈锡尼国王。其妻埃洛珀与其弟堤厄斯忒斯私通，密谋篡位，阴谋败露后，他把埃洛珀扔入大海。

⑥ 伊特鲁利亚人 (Etrurier)，古意大利人的一支，公元前11世纪由小亚细亚渡海而来。公元前6世纪达于极盛，曾建立统治罗马的塔克文王朝。后为罗马所灭，但其文化对罗马有重大影响。

的提坦诸神的恐怖秩序，通过日神的美的冲动，逐渐过渡而发展成奥林匹斯诸神的快乐秩序，这就像玫瑰花从有刺的灌木丛里生长开放一样。这个民族如此敏感，其欲望如此热烈，如此特别容易痛苦，如果人生不是被一种更高的光辉所普照，在他们的众神身上显示给他们，他们能有什么旁的办法忍受这人生呢？召唤艺术进入生命的这同一冲动，作为诱使人继续生活下去的补偿和生存的完成，同样促成了奥林匹斯世界的诞生，在这世界里，希腊人的“意志”持一面有神化作用的镜子映照自己。众神就这样为人的生活辩护，其方式是它们自己来过同一种生活——唯有这是充足的神正论！在这些神灵的明丽阳光下，人感到生存是值得努力追求的，而荷马式人物的真正悲痛在于和生存分离，尤其是过早分离。因此，关于这些人物，现在人们可以逆西勒诺斯的智慧而断言：“对于他们，最坏是立即要死，其次坏是迟早要死。”这种悲叹一旦响起，它就针对着短命的阿喀琉斯^①，针对着人类世代树叶般的更替变化，针对着英雄时代的衰落，一再重新发出。渴望活下去，哪怕是作为一个奴隶活下去，这种想法在最伟大的英雄也并非不足取。在日神阶段，“意志”如此热切地要求这种生存，荷马式人物感觉到自己和生存是如此难解难分，以致悲叹本身化作了生存颂歌。

这里必须指出，较晚的人类如此殷切盼望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席勒用“素朴”这个术语所表达的状态，从来不是一种如此简单的、自发产生的、似乎不可避免的状态，好像我们**必定**会在每种文化的入口之处遇到这种人间天堂似的。只有一个时代才会相信这种状态，这个时代试图把卢梭的爱弥儿想象成艺术家，妄想荷马身上发现一个在大自然怀抱中受教育的天才爱弥儿。只要我们在艺术中遇到“素朴”，我们就应知道这是日神文化的最高效果，这种文化必定首先推翻一个提坦王国，杀死巨怪，然后凭借有力的幻觉和快乐的幻想战胜世界静观的可怕深渊和多愁善感的脆弱天性。然而，要达到这种完全沉浸于外观美的素朴境界，是多么难能可贵呵！荷马的崇高是不可言喻的，作为个人，他诉诸日神的民族文化，

① 阿喀琉斯（Achilles），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死在特洛亚城陷落前的争夺战中。

犹如一个梦艺术家诉诸民族的以及自然界的梦的能力。荷马的“素朴”只能理解为日神幻想的完全胜利，它是大自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经常使用的一种幻想。真实的目的被幻象遮盖了，我们伸手去抓后者，而大自然却靠我们的受骗实现了前者。在希腊人身上，“意志”要通过创造力和艺术世界的神化作用直观自身。它的造物为了颂扬自己，就必须首先觉得自己配受颂扬。所以，他们要在一个更高境界中再度观照自己，这个完美的静观世界不是作为命令或责备发生作用。这就是美的境界，他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镜中映像——奥林匹斯众神。希腊人的“意志”用这种美的映照来对抗那种与痛苦和痛苦的智慧相关的艺术才能，而作为它获胜的纪念碑，我们面前巍然矗立着素朴艺术家荷马。

（《悲剧的诞生》第三节）